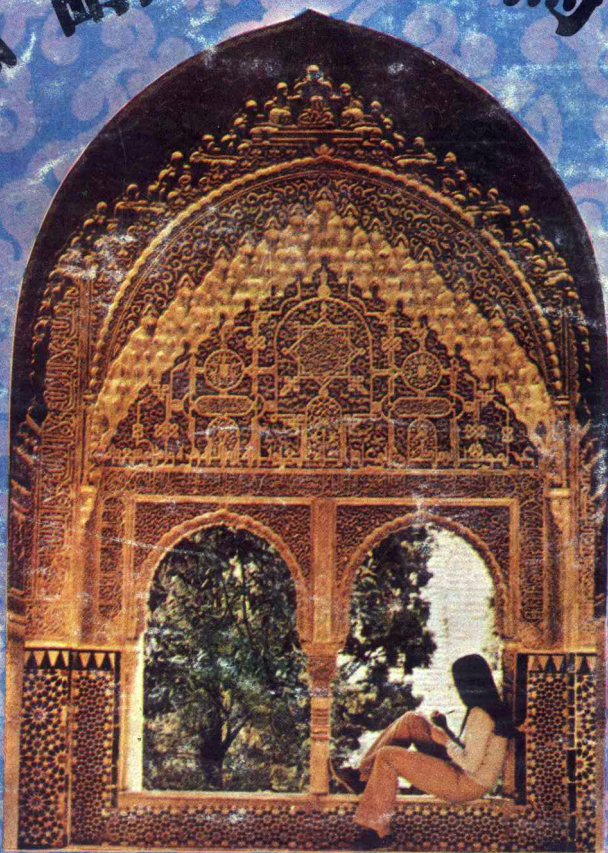


西南文庫 No.8

胡適等著

論翻譯與寫作



西南書局印行



西南文庫No.8

有版權 • 不准翻

本公司經行政院
新聞局核准登記
爲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七六四號

書名：論翻譯與寫作

定價：平裝全一冊新臺幣 六十八

著者：胡適等

著者：徐希齡編輯

發行人：徐松柏

發行者：西南書局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七〇號

電話：三三一—二九二〇號

郵撥戶：四九六號

經銷處：國內各大書店

印刷者：盛文印書局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二三四巷九號

電話：三三一—二九七二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一日初版

出版「西南文庫」寄語：徐松柏

出超水準的學術論著是我們的任務：

出暢銷書則是我們的榮幸與願望。

「西南書局」創立的目的，就是要大開學術之門，放出文化之光。我們絕不懼怕任何艱難，更不計較任何勞怨，我們將為您呈獻出一系列超水準、够份量、有長遠學術價值的鉅著。因此，我們熱烈的請求各位：

清風亮節的老師們

英勃熱心的讀者們

將您們發掘、思考、研究的大著，賜助西南書局的「西南文庫」行列，來為這廣揚文化的偉大任務，留下你們千秋萬世的精神寶典。

論翻譯與寫作目錄

論翻譯	胡適	一
譯書感言	傅斯年	一四
翻譯的困難	曾虛白	二三
論翻譯	陳西滢	三一
翻譯中的神韻與達	曾虛白	四三
移讀外籍之我見(節錄)	吳稚暉	五二
「明日之學校」譯者序	朱經農	六四
論翻譯	林語堂	六七
讀張鳳用各體詩譯國外詩的實驗(節錄)	曾孟樸	八六
關於譯詩的一點意見	劉半農	九二
佛教的翻譯文學	胡適	九六
孔子九則	孔子	一〇
孟子五則	孟子	一三
莊子七則	莊子	一五
曹丕二則	曹丕	一九

論翻譯與寫作 目錄

二

曹植二則	曹植	一二一
李白二則	李白	一二二
杜甫八則	杜甫	一二三
韓愈三則	韓愈	一二七
柳宗元四則	柳宗元	一三〇
白居易六則	白居易	一三二
歐陽修九則	歐陽修	一三五
蘇東坡十九則	蘇東坡	一四〇
亞里士多德六則	亞里士多德	一四八
卡萊爾十二則	卡萊爾	一五二
渥次渥斯四則	渥次渥斯	一六一
雪萊二則	雪萊	一六四
巴爾札克一則	巴爾札克	一六六
雨果一則	雨果	一六八
法朗士三則	法朗士	一七〇
羅曼羅蘭九則	羅曼羅蘭	一七三
哥德四十一則	哥德	一七九

論翻譯

——胡適——

孟樸先生：

——與曾孟樸先生書——

前奉上一書，想已達覽。近日因小病，不能作工，頗得餘暇，遂盡讀惠贈的囂俄戲劇三種。讀後更感覺先生的志願與精神之不可及。中國人能讀西洋文學書，已近六十年了；然名著譯出的，至今還不滿二百種。其中絕大部分，不出於能直接讀西洋書之人，乃出於不通外國文的林琴南，真是絕可怪詬的事！近三十年來，能讀英國文學的人更多了，然英國名著至今無人敢譯，還得讓一位老輩伍昭宸先生出來翻譯克蘭弗，這也是我們英美留學生後輩的一件大恥辱。英國文學名著，上自Chaucer，下至Hardy，可算是完全不會有譯本。莎翁戲劇至今止譯出一二種，也出於不會留學英美的人。近年以名手譯名著，止有伍先生的克蘭弗，與徐志摩譯的囂第德兩種。故西洋文學書的翻譯，此事在今日直可說是未曾開始！先生獨發弘大誓願，要翻譯囂俄的戲劇全集，此真是今日文學界的一件絕大事業，且不論成績如何，即此弘大誓願已令我們一班少年人慚愧汗下，恭敬贊歎！我十二年不讀法文文學書了，囂俄的戲劇向來更無研究，對於尊譯，簡直是不配贊一辭，止有敬畏贊歎，祝先生父子繼續此

盛業，發揮光大，給我們做個榜樣，使我們少年人也感慨發憤，各依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努力多譯一些世界名著，給國人造點救荒的糧食！已讀三種之中，我覺得呂伯蘭前半部的譯文最可讀。這大概是因為十年前直譯的風氣未開，故先生譯此書尙多義譯，遂較後來所譯爲更流利。近年直譯之風稍開，我們多少總受一點影響，故不知不覺地都走上謹嚴的路上來了。

近幾十年中譯小說的人，我以爲伍昭康先生最不可及。他譯的大仲馬的俠隱記十二冊（從英文譯本的）用白話最流暢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氣力鍊字鍊句，謹嚴而不失爲好文章，故我最佩服他。先生曾見此譯本否？……

胡適敬上。十七，二，廿一

附 錄 曾孟樸先生答書

適之先生：

兩次捧讀示教，遲延了兩三個月，還沒答復；並不是我的不經意或倨慢，實在近來精神太不濟了，忙了這件，便顧不到那件；還要請您特別的容恕。費了您寶貴的光陰，看完我幾部冗長拙劣的譯品，又承指示譯品印刷上的錯誤和糾正誤解，藉俄呂克蘭斯鮑夏原敘裡 Bilogin 的字義，這是我該向您表示感謝的。祇有蒙您逾量的獎借，我真不敢當；也許您對我這時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還想踴躍地攀登嶄新的文壇，格外加些恕辭吧！

若說到您勉勵我們父子努力翻譯的事業，而且希望我們去發揮光大；我們既站在這世界文壇的戰綫上，努力是當然遵教，所怕的是您這個希望，終究要失望！我們倆脆弱的肩頭，如何挑得這副重担？

煦伯大兒，不過是個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後到歐美留過學，我是連學校都沒進過，更說不到出洋了。我的學法蘭西語和稍懂一點世界文學門徑，這一段歷史，說來有些婆婆媽媽白頭宮女說天寶似的，其實倒很有點兒趣味。

我的開始學法語，是在光緒乙未年——中日戰局剛了的時候——的秋天。那時張樵野在

總理衙門，主張在同文館裡設一特班，專選各院的員司，有國學根底的，學習外國話，分了英法德日四班，我恰分在法文班裡。這個辦法，原是很好的，雖然目的祇在養成幾個高等翻譯官。那裡曉得這些中選的特班生，不是紅司官，就是名下士，事情又忙，意氣又盛，那裡肯低頭伏案做小學生呢？每天到館，和上衙門一樣，來坐一會兒，喝一杯茶，談談閒天，就算敷衍了上官作育人才的盛意。弄得外國教授，沒有辦法，獨自個在講座上每天來演一折獨語劇，自管自走了。後來實在演得厭煩，索性不大來了，學生來得也參差錯落了。這個特班，也就無形的消滅，前後統共支撐了八個月。

這八個月的光陰，在別人呢，我敢說一句話，完全是虛擲的，却單做成了我一個人法文的基礎。我的資質是很鈍的，不過自始至終，學一點是一點，沒有拋棄，拼音是熟了，文法是略懂些了。於是離了師傅，硬讀文法，強記字典，這種枯燥無味的工作，做了一、二年，一到第三年上，居然有一線光明了。那時在舊書店裡，買得了一部阿那都爾佛朗士的笑史（*« Histoire Comique »*），拼命的逐字去譯讀，等到讀完，再看別的書，就覺得容易得多了。

然那時候的讀，完全是沒有秩序的讀，哲學的，科學的，文學的，隨手亂抓，一點統系都不明瞭。直到戊戌變法的那年，我和江靈鷲先生在上海浪游。有一天，他替譚復生先生餞行北上，請我作陪，座客中有個陳季同將軍，是福建船廠學堂的老學生，精熟法國文學，他

替我們介紹了。我們第一次的談話，彼此就十分契合，從此便成了朋友，成了我法國文學的導師。

陳季同將軍在法國最久，他的夫人便是法國人。他的中國舊文學也是很好，但尤其精通法國文學；他的法文著作，如支那童話（「Contes Chinois」），黃衫客悲劇（「L'homme de la Robe Jaune」）等，都很受巴黎人士的歡迎；他晚年的生活費，還靠他作品的版稅和劇場的酬金；他和法朗士彷彿很有交誼的。

我自從認識了他，天天不斷的去請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藝復興的關係，古典和浪漫的區別，自然派，象徵派，和近代各派自由進展的趨勢；古典派中，他教我讀拉勃來的巨人傳，龍沙爾的詩，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劇，白羅瓦的詩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論；浪漫派中，他教我讀服爾德的歷史，盧梭的論文，囂俄的小說，威尼的詩，大仲馬的戲劇，米顯雷的歷史；自然派裡，他教我讀弗勞貝，左拉，莫泊三的小說，李爾的詩，小仲馬的戲劇，泰恩的批評；一直到近代的白倫內甸文學史，和杜丹，蒲爾善，佛朗士，陸梯的作品；又指點我法譯本的意西英德各國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溝通了巴黎幾家書店，在三四年裡，讀了不少法國的文史哲學書。我因此發了文學狂，晝夜不眠，弄成了一場大病，一病就病了五年。

我文學狂的主因，固然是我的一種嗜好，大半還是被陳季同先生的幾句話挑激起來。他常和我說：

我們在這個時代，不但科學，非奮力前進，不能競存，就是文學，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爲獨一無二的文學之邦；殊不知人家的進步，和別的學問一樣的一日千里，論到文學的統系來，就沒有拿我們算在數內，比日本都不如哩。我在法國最久，法國人也接觸得最多，往往聽到他們對中國的論調，活活把你氣死。除外幾個特別的：如阿培爾婁密沙（Abel Remusat），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字的學者，他做的支那語言及文學論，態度還公平。瞿亞姆波底愛（M Guillaume Pauthier）是最崇拜中國哲學的，翻譯了四子書（“Confucius et Menfucius”）和詩經（“Ch-i-King”），老子（“Lao-Tseu”）；他認孔孟是政治道德的哲學家，老子是最高理性的書。又瞿約大西（Guillard d'Arcy）是譯中國神話的（Contes chinois）；司塔尼斯拉許連（Stanislas Julien）譯了兩女才子（“Les Deux Jeune Filles Lettree”）玉嬌李（“Les Deux Cousines”）；唐德雷古爾（P. d'Entre-Colles）譯了掘墳（“Histoire de la Dame a Leuevtail Blanc”）；都是翻譯中國小說的，議論是半讚賞半玩笑；其餘大部分，不是輕蔑便是厭惡。就是和中國最表同情的服爾德（Voltaire），他在十四世紀哈爾達編的支那悲劇集（“La Tragédie Chinoise, Par le Pere du Ha

Iden)裡，採取元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創造了支那孤兒五折悲劇，(“L'orphelin de la Chine”)，他在卷頭獻給李希驪公爵的書翰中，贊嘆我們發明詩劇藝術的早，差不多在三千年前，(此語有誤，怕是誤會劇中事實的年代。)却怪我們進步的遲，至今還守着三千年前的態度；至於現代文豪佛朗士就老實不客氣的謾罵了。他批評我們的小說，說：不論散文，或是韻文，總歸是滿面禮文滿腹凶惡，一種可惡民族的思想；批評神話又道：大半叫人讀了不喜歡，笨重而不像真，描寫悲慘，使我們覺到是一種扮鬼臉，總而言之，支那的文學是不堪的；這種話，都是報紙上公表的。我想弄成這種現狀，實出於兩種原因：一是我們太不注意宣傳，文學的作品，譯出去的很少，譯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譯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們文學注重的範圍，和他們不同，我們祇守定古詩文詞的幾種體格，做發抒思想情緒的正鵠，領域很狹，而他們重視的如小說戲曲，我們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誤會。我們現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於一國的文學，囂然自足，該推擴而參加世界的文學；既要參加世界的文學，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誤會。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規模的翻譯不可，不但他們的名作要多譯進來，我們的重要作品，也須全譯出去。要免誤會，非把我們文學上相傳的習慣改革不可，不但成見要破除，連方式都要變換，以求一致。然要實現這兩種主意的總關鍵，却全在乎多讀他們的書。

我祇因爲迷信了這一篇話，不僅害我生了一場大病，而且好多年感着孤寂的苦悶。人類的普遍性，凡是得了一件新物品或新智識，總希望有個同情者，互相析疑欣賞，才覺得滿足愉快。我辛辛苦苦讀了許多書，知道了許多向來不知道的事情，却祇好學着李太白的賞月喝酒，對影成三，自問自答，竟找不到一個同調的朋友。那時候，大家很興奮的崇拜西洋人，但祇崇拜他們的聲光化電，船堅砲利；我有時談到外國詩，大家無不瞠目擡舌，以爲詩是中國的專有品，蟹行蚓書，如何能扶輪大雅，認爲說神話罷了；有時講到小說戲劇的地位，大家另有一種見解，以爲西洋人的程度低，沒有別種文章好推崇，祇好推崇小說戲劇：講到聖西門和孚利愛的社會學，以爲擾亂治安；講到尼采的超人哲理，以爲離經叛道。最好笑有一次，我爲辦學校和本地老紳士發生衝突，他們要禁止我干預學務，聯名上書督撫，說『某某不過一造作小說淫辭之浮薄少年耳，安知教育？』竟把研究小說，當作一種罪案。

不久，新民叢報出來了，刊行一種新小說雜誌，又發表了一篇小說有關羣治的論文，似乎小說的地位，全仗了梁先生的大力增高了一點。翻譯的小說，如茶花女遺事等，漸漸的出現了。那時社會上一般的心理，輕蔑小說的態度確是減了，對着外國文學整個的統系，依然一片模糊。我就糾合了幾個朋友，合資創辦了小說林和宏文館書店；在初意原想順應潮流，先就小說上做成個有統系的譯述，逐漸推廣範圍，所以店名定了兩個。誰知後來爲了各人的意見，推銷的關係，自己又捲入社會活動的潮渦裡，無暇動筆，竟未達到目的，事業就失敗

了。他的結果，僅僅激起了一般翻譯和瀏覽外國小說的興味，促進了商務印書館小說叢書的刊行吧了。（小說林書店開辦時，翻譯外國的小說，還不滿十種，可惜當時全爲推銷起見，倒注重了柯南道爾的偵探案。）

於是畏廬先生拿古文筆法來譯歐美小說的古裝新劇出幕了。我看見初出的幾本英國司各脫的作品，都是數十萬言的鉅製，不到幾個月，聯翩的譯成，非常的喜歡，以爲從此吾道不孤，中國有統系的翻譯事業，定可在他的身上實現了。每出一種，我總去買來看看，慢慢覺得他還是沒標準，即如哈葛德的作品，實在譯得太多了，並且有些毫無文學價值作家的作品，也一樣在那裡鉤心鬥角的做，我很替他可惜。有一回，我到北京特地去訪他，和他一談之下，知道畏廬先生雖是中國的文豪，外國文是絲毫不懂的，外國文學源流，更是茫然，譯品全靠別人口述，連選擇之權，也在他人手裡。我却承他好意，極力贊許我的文學，我也很熱心的想幫助他一點，把歐洲文學的原委派別，曾大概和他談過幾次，並且告訴他，如照他這樣的做下去，充其量，不過增多若干篇外國材料的模倣唐宋小說吧了，於中國文學前途，不生甚麼影響；我們翻譯的主旨，是要擴大我們文學的舊領域，不是要表顯我們個人的文章。我就貢獻了兩個意見：一是用白話，固然希望普遍的了解，而且可以保存原著人的作風，叫人認識外國文學的真面目，真精神；二是應預定譯品的標準，擇各時代，各國，各派的重要名作，必須逐譯的次第譯出。他對於第一點，完全反對，說用違所長，不願步攀海花的後

塵；第二點，怕事實做不到，祇因他自己不懂西文，無從選擇預定，人家選擇，那麼和現在一樣，人家都拿着名作來和他合譯的，何必先定目錄，受到拘束。我覺得他理解很含糊，成見很深固，還時時露出些化朽腐爲神奇的自尊心，我的話當然要刺他老人家的耳，也則索吧了。他一生譯的小說，不下二百餘種，世界偉大的名著，經他譯出的，不在少數，對着譯界，也稱得起豐富的貢獻了。如果能把沒價值的除去，一家屢譯的減去，填補了各大家代表的作品，就算他意譯過甚，近於不忠，也要比現在的成績圓滿得多呢。

我在畏廬先生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後，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一直到您的文學革命論在新青年雜誌上嶄然露了頭角，我國沉沉死氣的舊文學界，覺得震動了一下。接着便是文言白話的論戰，在北方軒然起了大波。那時，在舊文學裡，第一個抵死對抗者是畏廬先生，在新文學裡，揚着三色旗，奮勇直前，大聲疾呼，做第一個敢死隊的急先鋒就是您。您本是我國禮學傳統學問界的貴胄，國故田園培養成熟的強苗，在根本上，環境上，看透文學有改革的必要，獨能不顧一切，在遺傳的重重羅網裡殺出一條血路來，終究，得到了多數的同情，引起了青年的狂熱；我不佩服你別的，我祇佩服你當初這種勇決的精神；比着托爾斯泰棄爵放農身殉主義的精神，有何多讓！因此，新文化運動的潮流，瀰漫了全國，外國文藝的光華，也照耀了一般。未幾，普通白話不滿足，進求歐化，譯述不滿足，共謀創造；共學社創造社北大的刊物，次第發展了；小說月報，改成了宣傳文學的機關了；各省新文學

的社團，也紛紛共鳴了；雜誌和書店，也前仆後繼的陳列在市場上了；有幾個新成名的作家，也掂着腳向世界文壇上偷遞眼波了。照這樣的說，這五六年間，我們新文學的成績，已弄得十色五光，絢爛奪目，祇應該恭敬歎讚，共唱凱歌，為什麼我們的感覺上雖然掃除了從前的苦悶，却總覺得不十分滿足，便是最先提倡新文學的您，也在那裡慨乎言之，希望些救荒的糧食，似乎還未得豐饒的收穫呢？這真是近來文學最可注意的一點了。

我對於現代的出版物，雖不能遍讀，然大概也涉獵過。覺得這幾年文學界的努力，很值得贊頌的，確有不可埋沒的成績。祇就我所見的概括說起來，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很有能脫去模仿的痕迹，表現自我的精神，將來或可自造成中國的短篇小說。第三是詩，比較新創時期，進步得多了；雖然敘事詩還不多見，然抒情詩，却能把外來的格調，折中了可諧的音節，來刷新遺傳的舊式，情緒的抒寫，格外自由，熱烈，也漸少詰屈聱牙之病，決有成功的希望。第三件，我們憑良心說，不能不說是良好的新產品，除此外，長篇小說——現在的名為長篇，實不過是中篇——沒有見過，詩劇，散文劇，敘事詩，批評，書翰，游記等，很少成功之作。

我們在這新闢的文藝之園裡巡遊了一週，敢說一句話，精緻的作品是發見了，祇缺少了偉大。譬如我們久餓的胃口，正想狼吞虎嚥，却擺在你面前的，祇有些精巧的點心，玲瓏的糖果，酸辣的小食，不要說山珍海味的華筵沒有你的分兒，便家常的全桌飯菜，也到不了口

，這何能鼓腹而嬉呢？

這個現象，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爲什麼成這個現象？我想不外乎兩種原因。一種是懶惰，一種是欲速。我們來做文學事業的，大半是聰明的青年人。聰明人總歡喜做點乖巧的勾當，決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他們見這些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用力少而成功易，又適應潮流，自然羣趨一途，何必戴石串戲？等到這種試驗，得了些效果，成了些小名，已經有人如天如帝來捧場，自覺在這新國土裡已操了威權，新信仰已成了偶像，祇想保持尊嚴，享用香火，誰還肯冒險圖功，自尋煩惱？這便是懶惰。我們人的普通性，任做甚麼事，總喜歡越級，政治是如此，文學上也是如此。文學的最終目的，自然要創造，但創造不是天上掉下石裡迸出的，必然有個來源。我們既要參加在世界的文學裡，就該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養我們創造的源泉。歐洲文藝復興的成功，得力全在翻譯希羅的名著。我們却不然，一開手，便輕蔑了翻譯，全力提倡創作。所以從新文化運動後，譯事反不如了舊文學時期，無怪您要詫怪重要的作品，都被老一輩人譯了。其實這現象很不好，自己不注意翻譯，連帶便也少研讀別國的作品，作風上也少新進益，而且文學的事業，該合全國人——不論懂外國文和不懂外國文的——共同工作，譯品一寥落，叫不懂外國文的人，無從加入合作，豈不自減削了一大部分人的力量呢？這便是欲速。

現在要完成新文學的事業，非力防這兩樣毛病不可；欲除兩樣毛病，非注重翻譯事業不